

致三渔

□缪群舟

风雨交加，电闪雷鸣，大雨瓢泼。单薄的雨伞，几次被狂风掀翻，折回，再掀翻，又折回。雨水无情地抽打在脸上、身上、脚上，我整个人活脱脱成了落汤鸡。全身滴滴答答，像自动行走的喷水器。不一会儿，雷电带着急躁而傲气的步伐渐渐地走远，雨水像泄气的皮球慢慢地小了许多，风也收敛了不少横冲直撞、蛮不讲理的撒野脾气。

三渔公司的大门近在眼前。进去，门的右边是公司冷冻厂的一栋三层式办公楼。大楼的窗户、大门全敞开着，赤裸裸空洞地袒露着水泥钢筋结构的骨架，仿佛老树枯萎，千疮百孔。只有时而的风，时而的雨在诉说着公司曾经的艰辛与沧桑。

青草疯也似的长满了水泥路的两旁。大门左侧不远处是公司原来偌大的一个冷冻厂。它沉默着，像一位孤零零的老人在岁月的疲惫中逐渐隐退着，消逝着，湮没着。厂房一片废墟，透过斑驳的残墙，依稀映照当年一批年轻人生活活虎、干劲十足的场景和老员工们工作时忙碌又专注的身影。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这里充满朝气。轰轰隆隆的制冰机声中，一千多名出海渔民的捕捞团队打捞回港的一船船鱼货盛着讨海人的辛苦和喜悦。一簋簋一簋活蹦乱跳、透骨鲜亮的大鱼、小鱼、海虾、海蟹……在码头停靠下货。随时可交易，随时有小板车拉货运进公司冷库进行分类、装箱、入冻、入库，职工们不亦乐乎。厂房内外灯火通明，时时迎接着回归的船队。值班的渔民小伙子们往往哼着小调，推着鱼货，脸上心头充满着对生活的希望。

现在厂房废墟一片，公司不复存在。好端端的一个公司怎么说没就没了？我与邻居的一位长者谈起，他淡然道，“公司本来就是企业，对企业而言随时都有变化和盈亏。这你也不懂吗？”我摇摇头，真不懂。也许一个人要真懂点事，懂点生活，是一个漫长的成长过程。

穿过狭长幽深的步道，我迈向公司的办公大楼。扶着爬满锈迹的楼梯栏杆，来到二楼走廊，伫立在丈夫曾经工作三十余年的办公室门前，视线透过那破旧不堪的窗棂往里看。办公桌上覆着一层灰色的尘土，细小的尘埃在空气中起伏跳跃，如浮光掠影，倏尔又归于沉寂。静谧中仿佛传来拨打算盘珠子的清脆声响，那是一面由浙江乐清前黄木算盘厂特制的十七档的枣红色算盘，会计同志微微垂着头，修长手指游走于盘珠间上下翻飞。圆润的算珠接近、碰撞又分离，恰如公司经济的大动脉源源不断地流动着、变化着。那时这里热闹非凡，办公桌上无尘不染，办公室里宽敞明亮。渔船老大声音响亮地议论着渔业发展的前景；渔民职工低语咨询着预支发放的情况；后勤人员热情地告知来访客人的接待准备。此间人来人往，络绎不绝，畅谈过，争论过，嘈杂过，有序过。那是一道何等难忘的风景。

缓缓走过二楼走廊，跨上架空天桥。转角处一只灰蒙蒙的小陶盆中长着几株绿盈盈的小草，我蹲下身子细看。一阵冷风吹乱额前的秀发，空气里散发着潮湿又淡淡的盐分，带着海腥的味道，也夹杂着台风前的凉意和水汽。这里每年的七八月份是台风造访的季节。抗台的日子里，办公楼到保卫科的值班室灯火彻夜通宵，公司像一艘巨轮，稳稳、庄重地停靠在海岸码头，时刻接收着出海渔民的情况，随时作出各种应对的决策和应变的策略，静听着对讲机那头传来指挥船的报告。公司领导关注着每一位渔民的安全状况，渔民信任着公司的那份穿越大洋彼岸的关爱。如今物是人非，前尘往事终将在紧闭的门窗中全部锁住，别离，走远。

胸膛剧烈地跳动，泪如码头涌动的海水一浪高过一浪，昔日活力四射，生机蓬

勃的公司在我的心中依旧矗立在林间岸边，依然屹立在海水一方。作为职工家属，我曾深深地、深深地爱过你——三渔。爱你繁荣昌盛，人声鼎沸；爱你年轻活泼，风光无限；爱你的凝聚力共命运；爱你能安身立命，苦难中有诉说，生活中有温暖；爱你心中有快乐，未来有希望。因为在你的土地上，在你的海水边，在你的怀抱中，我获得了爱情，诞生了家庭，拥有了亲人。你让我为此感恩，为此慈悲。

那时的你繁华兴旺，气象万千。公司有图书室、会议室、招待室、乒乓室、大食堂、小食堂……周围绿树成荫，花儿绽放，海风徐徐，空气清新。大楼旁、广场上，渔民们把旧的新的渔网拉成一条条河流似的绿色带子。清晨的霞光映照着补网人的笑脸，众人或坐或蹲或站着理网。远远望去他们像置身于绚丽的湖畔，荡漾着生命的鲜活与丰盈。补网人一只手穿梭网眼，动作利索而快捷；一只手握紧竹片，或者拉紧网线，拼补着渔网；有的手掌里拉着网绳，像攥着公司的命脉，公司连接着他们的命运。他们迎着初升的太阳，滔滔不绝调侃着生活中的乐趣和笑话。其间，一声清脆的嗓音尤为明朗，留着齐耳短发的中年女人，腰间系着一条红格子围裙，边拉着渔线边自述，前几日丈夫出海，她去买点零食、茶叶、香烟。婆婆得知便唠叨，你公公出海前我经常在自家小石磨上碾磨些炒熟的糯米和芝麻，加入白糖，俗称炒麦粉。一次弄船你公公告诉我，这趟出海七天七夜没有安心睡觉。旺季捕捞带鱼，做机舱作业的人一刻都离不开，困了便合会儿眼，累了就吃几调羹炒麦粉，来充饥提神。女人自言道，婆婆说此番话是让我对她的儿子好一点。话音未落，一个女孩闪动机灵的大眼睛，俏皮地凑近她耳根不知说了什么。顷刻，女子脸颊染上一抹绯红，轻咬嘴唇，一把将梭子掷于地上，转身与女孩互相扭打起来，女孩落荒而逃，她们追逐叫喊欢笑着。这乐声笑声回荡在公司广场四周。光阴就在这样的打闹嬉戏中如梭般走过了四季，走过了岁月。

我还清楚地记得，记得当年一艘崭新的渔轮打造完成。第一次出海远航，阳光灿烂的晴空海鸥振翅翱翔，时高时低，时近时远自由快乐地飞着。轮船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欢送的人们站在码头的蓝天下，为出海的亲人们挥手致别，目送着渔轮慢慢离开码头驶向大海，岸边的人们高喊着，欢呼着，祝福着，祝福他们的丈夫、儿子、朋友、邻居、伙伴们凯旋。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不停地向渔轮挥手，激动得泪水滴满眼眶，动情地说：“十五岁那年我去捕鱼，小小木帆船在海里摇摆不定，风来了，海面一个浪头袭来，船就被风浪卷入海中，生命在海浪间徘徊。现在有大渔轮出海捕鱼，真是阿拉钓鱼人的福气。”这壮观热烈的场景历历在目，让人难以忘怀。

沿着楼下广场的海边公路，我停住脚步回望。三渔，你将会悄无声息地离去，但你永远烙印在一代人的记忆里，因为他们的美丽青春是从你的身边走过。他们炙热的生命里曾经有你陪伴过的那份真挚的温暖、快乐、美好。你是一片霞光，普照过一代人的生命；你是一盏灯塔，指引过返港的渔船；你是一束星光，点燃了三渔人的希望。爱你，三渔。

夜色深深，细雨蒙蒙。腥咸的海风裹着来自北面大洋的湿气扑打在脸颊，耳畔只有潮水拍击礁石的海声。那庞大而沉默的建筑如同一座悬浮的孤岛，被暮色渐渐掩去。在天涯交接处，一艘渔船随浪颠簸，桅杆上的渔灯一闪一亮，一明一灭。随着渔船驶远，光景模糊、黯淡，最终融入水波，消逝于茫茫大海。

晚安，三渔。

老顾理发店

□乐慧敏

定海北大街的晨光，总先照亮快到街尽头的那间挂着“老顾理发店”的褪色木牌（现人民北路北都宾馆正对面）上，字是老顾自己写的，笔锋规整。那是一楼一间门面房，面积很小，但像块浸了水的海绵般总能往里塞下些什么：左边是理发区，一张掉漆的理发椅孤零零立着，椅背上搭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围裙，边角都磨出了毛边；右边隔出一间卧室，卧室旁又隔个更小的小间，摆下两张小床，是大儿子亚海和小儿子亚龙的住处，两个女儿早已出嫁，家里便只剩这娘仁和老顾。

理发店的一天，是从老顾磨剃刀的“沙沙”声里醒过来的。他中等个头，背有点驼，手里攥着柄磨得发亮的剃刀，在荡刀布上反复蹭着；面前铜盆里的清水漾着光，空气中飘着淡淡的肥皂水味，清爽又家常。墙角的煤炉上永远温着一壶水，旁边的小方桌是他的“酒桌”，一碟炸得喷香的花生米、几片酱得入味的萝卜，就能让他慢悠悠喝上一个多小时黄酒——这是老顾雷打不动的习惯，一日两餐，每天一斤，多一口不贪，少一口不行，仿佛这酒里藏着撑起日子的力气。

店里的活计，大多是老顾和亚海搭手，两个女儿出嫁前也是在店里帮着父亲干活。亚海生下来脚就有点残疾，走路一拐一拐的，话也少，可手上的功夫却把老顾的手艺学了个精。给别人理发时他总低着头，手指灵活地在剪刀与梳子间穿梭，无论是老人要的“平头”，还是年轻小伙赶时髦的“三分头”，经他手后都服帖得很，连碎发都扫得干干净净。有次隔壁阿婆的孙子要拍周岁照，特意绕路来让亚海剪“西瓜头”，孩子坐在椅子上咯咯笑，阿婆站在旁边看着，夸道：“亚海这手艺，比城里大店的师傅还强！”

小儿子亚龙则是个十足的“活宝”。他坐不住，书念得不怎么样，调皮捣蛋的本事却不小。老顾想教他理发，他拿起剪刀没剪两下就嫌胳膊酸，要么偷偷溜出去摸鱼抓虾，要么在店里跟来理发的小孩追着打闹。有回他趁老顾不注意，把理发椅的液压杆掰得“嘎吱”响，结果椅子卡住降不下来，害得一位老伯半站半坐地剪完了头发，老顾气得拿起鸡毛掸子追着他巷子跑，亚龙边跑边笑，引得街坊们都探出头来看热闹，连骂人的老顾，嘴角都忍不住撇了撇。

老顾的老婆是个老实本分的女人，手脚不停。每天早早起来烧火做饭，帮着打扫店面，闲时就坐在门口的凳子上缝缝补补，针脚细密又整齐。她也爱喝两口黄酒，可老顾总把酒瓶藏在柜子最里面，说“女人家喝酒误事”。偏偏有一回，老顾把装着“乐果”的黄酒瓶随手丢在墙角，忘了交代。老婆见了瓶里琥珀色的液体，以为是他藏的好酒，偷偷躲在角落里喝了一大口，没一会儿就脸色发白、浑身发抖，口吐白沫，连手里的针线都掉在了地上。老顾吓得连围裙都没解，背起她就往北门的舟山医院跑，幸好离得近，抢救及时，才捡回一条命。从那以后，老顾的酒瓶子上都贴了张红纸，写着大大的“酒”字，再也不敢马虎。

亚海的饭量，在北大街是出了名的。那時候用粮票，他正是长身体的年纪，顿顿都觉得没吃饱。每天下午三时左右，准会端着个比脸还大的海碗，从里间出来找“点心饭”——满满一碗白米饭，上面铺着中午剩下的带鱼冻，鱼肉冻得结结实实，带着鲜鲜的海味，再撒几片烫熟的大白菜，简单却顶饿。他蹲在门口的石阶上，“呼噜呼噜”吃得飞快，没一会儿就把碗底舔得干干净净，连沾着的带鱼冻都没落下。老顾老婆见了总叹气，嘴上说着“这孩子，饭量能抵两个壮劳力，粮票哪够啊”，可第二天做饭时，还是会悄悄多

蒸半碗米。

老顾的店门口，说是“小社会”一点也不夸张。每天下午太阳不那么烈时，周围的老头老太就陆陆续续来这里凑堆，老顾老婆早早把竹凳、木凳搬出来摆整齐，我外婆更是这里的常客。几乎每个凉快的午后，外婆都坐在最外面的椅子上，手里摇着把大蒲扇，和柯阿婆、王老伯们聊得热火朝天。我偶尔回外婆家，远远看见她坐在人群里，蒲扇摇啊摇，脸上带着笑，心里就觉得格外踏实。

来理发的客人，大多是北门外义桥村的村民。他们每天天不亮就挑着担子，把自家种的青菜、毛豆、六谷、花生，还有刚从地里挖的红薯，都挑到城里卖，等担子空了，偶尔会绕到店里理个发再回家。老顾跟他们熟得很，剪头发时就唠家常：“今年收成怎么样？”“还行还行，就是雨水少了点，菜长得慢。”要是赶巧快到中午时间，理完发，老顾总会笑着说一句：“饭吃起！”语气热络得像招呼自家人。

可就因为这句口头禅，还闹过一次“心疼事”。有年秋天，老顾一早特意去半路亭斩了一盆白斩鹅，鹅肉肥嫩，浇上鲜美的卤汁，香气能飘出老远。他特意跟老婆孩子说：“这盆鹅肉我自己吃，你们不许动。”结果上午，义桥村的一个熟客大伯卖完菜来理发，理完后老顾习惯性地喊了句“昼饭吃起”。大伯眼尖，一眼看见桌上的鹅肉，笑着就拉过凳子坐下：“老顾，你这鹅肉看着就香，我可就不客气了！”老顾话已出口，不好推辞，只好拿出酒杯，给大伯倒了酒。两人边喝边聊，不知不觉，一盆鹅肉就见了底。等大伯心满意足地走了，老顾看着空盘子，心疼得直拍大腿，嘴里念叨着：“我的鹅肉啊，本来能吃两天的！”从那以后，快到中午时间，他再也不说“饭吃起”了，顶多笑着摆摆手：“下次再来坐！”

后来，北大街开始拆迁，老房子一间间被推倒，“老顾理发店”的木牌也被摘了下来，连同那些肥皂水的味道、黄酒的香气，一起埋进了尘土里。亚海通过招工，进了芙蓉洲路那家民政局办的工厂，成了一名工人。他买了辆残疾车，每天开着上下班，路过曾经的北大街时，总会放慢速度，多看几眼那片已经建起新楼的地方，仿佛还能看见当年理发店门口，父亲磨剃刀的模样。我偶尔在路上碰到他，他还是老样子，话不多，笑起来带着点腼腆，停下车聊几句，说工厂里的同事都很照顾他，日子过得安稳。

再后来，亚海也退休了。他没搬远，还住在离芙蓉洲路不远的老小区里，家里养了几盆月季，花开的时候，总会摘几枝给我送来，花瓣上还沾着晨露；邻居家的下水管堵了，喊他一声，他准会拎着工具来帮忙，虽腿有疾，也不妨碍。碰到义桥村来城里赶集的老头啊，他还会拉着聊几句当年理发店的事。有次我在菜场碰到他，他手里提着刚买的带鱼，鱼鳃鲜红，看着就新鲜，看见我就笑着打招呼：“好久没见了，还记得你小时候，总来外婆家玩呢！”阳光落在他微驼的背上，暖融融的，像极了当年在理发店门口，那个斜蹲在石阶上扒拉“点心饭”的大少年。

小儿子亚龙也渐渐没了音讯，这几十年一次也没有看到过，有时候路过芙蓉洲路，我总会想起北大街上的那家理发店——想起老顾的黄酒、老顾老婆偷喝“黄酒”的惊险，想起亚海的剪刀、义桥大伯吃鹅肉的爽快，想起午后门口外婆摇着蒲扇的模样，还有那句再也听不到的“饭吃起”。

那些藏在烟火里的人和事，就像北大街的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平了痕迹，却永远留在老邻居的记忆里。

